

征

倭

龔德柏著

論

讀征倭論書後

秋浦徐傳友

余讀龔子征倭論，心理凡三變。其始以爲兵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龔子於倭國情狀，洞若觀火，可稱知彼矣。而反觀己國則何如？龔子謂中國數十年來，有一不可救藥之病證，即「恐外與苟安之心理」是，誠可謂一語破的。然一旦兩國邦交破裂，出而周旋，則勝敗之數，決不如是簡單，此余最初致疑之心理也。繼思中山先生謂革命當從心理建設，故作知難行易論以喚起國人。然國之積弱，斷非一朝一夕之故，龔子此書，如出版於數年以前，使家喻戶曉之，將見敵愾同仇，國人心理必爲之一變，惜乎其近始問世也。顧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至今將及百日，此百日中倭人已由竊盜式的侵略，而公然佔領。返觀我國，除依賴國聯獲一空洞之議決案，暫保其苟且偷安局面，此外一無準備，至此余乃恍然於龔子所言「恐外與苟安心理」，馴至鑄成大錯，洵不誣也。余讀古今中外歷史，其間亦有與我國現狀相同者，然大率皆有一二魁桀，領導人民，作背城借一之奮鬥，而後始能衝破危險之重圍，獲一光明之途徑，否則未有不即於亡者。然當時之領袖，怵於對方之勢力，而議戰議和，不能即決者有之。如三國時吳人見曹操書言

水兵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欲迎降。迨經周瑜決策，且逆料操兵雖衆，中多疲病狐疑，實不足畏。孫權始矍然起，撫瑜之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嗚呼！今日我國之當局，其英武毅斷如孫權周瑜魯肅者，恐尙無一人。而子布元表之流，則觸目皆是也。龔子觀察己國，一如扁鵲視齊桓之疾，洞見癥結。誰謂知彼而不知己耶？征倭論出版於十月一日，距九一八之變，纔十二日耳。其眼光之敏銳，筆墨之犀利，如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何則，觀察明而積理富也。且龔子在數年以前，已譯著有「揭破日本的陰謀」，「日本人謀殺張作霖案，日本侵略中國外交密史」等書。發見日本種種謀我之策略，原書具在，奈國人不甚注意，必待九一八事變以後，方始相信，龔子可謂有先覺之明矣，不得咎其出書之遲也。征倭論自十月一日初版發行，至十月二十日已經五版，國人喜讀其書者，正大有人在，特子布元表一流人物，不慊於龔子之議論耳。夫兵，兇器也。戰，危道也。苟非萬不得已，孰願其國之輕啓兵端。中國今不幸已造成此事機危迫，一髮千鈞之局面。中國固不欲戰者，奈暴倭之咄咄逼人，迫我萬不得不出於

一戰。明知戰釁一開，國人之生命財產，將有莫大之犧牲。顧爲民族生存計，豈不能忍此一痛耶？「語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要在權衡利害輕重，而後能當機立斷耳。顧鄙人尙欲有言者，張學良氏所抱之「不抵抗主義」，其功罪得失，國人早有裁判，不必贅言。獨惜國人尙有誤會，以爲此「不抵抗主義」，或係世界上有此一種主義，且有若干人以爲即「甘地主義」也。按甘地主義，乃「不合作抵抗主義」，一名「非武力抵抗主義」，並非「不抵抗主義」，傳聞張氏於事前得有報告，彼部下向之請示辦法，張氏書「不抵抗主義」五字示之。一似預備有一斷章取義之「不抵抗主義」在，其意是否誤認爲世界最時髦之甘地主義，固不得而知，然至小限度，亦有我取「不抵抗主義」以爲護身之盾，國人將不我責之意。此又於「恐外與苟安心理」以外，別有用意者矣。彼馬占山將軍，以少數無援之孤軍，亦敢與倭軍一戰。何則，無「恐外與苟安心理」，而又不知巧取所謂「不抵抗主義」以爲護身之盾。祇有赤裸裸地拚命耳！世有一毛鍾愈於十萬毛瑟之語，征倭論果能風行全國，人手一篇，打破國人恐外與苟安心理」，安知不能抵四萬萬毛瑟耶？嗚呼！襲子此書，其將與馬占山將軍之戰績并傳千古歟？

序言

數十年來。中國外患頻仍。國勢阽危。至於今日。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其原因並不在外而在內。蓋有甲申戰勝而割地賠款。始有甲午倭人之挑釁。有甲午能戰而割地賠款。始有戊戌各海港之被佔據。有各海港之被佔據。始有庚子之反動。有庚子之反動。始有北京之陷落。而國勢愈不可爲。此後三十年之外患。遂絕無抵抗之意。致有今日倭併遼吉之巨禍。此無他。恐外與苟安心理支配全國之所致也。夫土耳其實被外人侵略如中國矣。歐戰聯德。宗社幾墜。然而克馬爾率其民兵數萬人。擊希而破之。不特挽救其已墜之國運。且使外人不敢再懷侵略土耳其之念。此無他。恐外與苟安之心理變爲決死之心理。外人既非愚癡。何敢再批逆鱗而逢其怒。今也倭佔遼吉。已扼我之咽喉。國勢之危殆。已如土耳其矣。而倭之軍閥。自己既無持久力。又犯天下之衆怒。固不如希之能得聯合國之援助也。而中國之勢力。則遠非克馬爾之數萬民兵可比。有可戰之勢。更具能戰之資。若猶爲恐外與苟安心理所支配。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則中華民

族。廬沉於太平洋海底。實無存立於現世界之資格也。昔曹操下荊州。傳檄東吳。諭令投降。孫權畏曹操兵多。不敢決降戰之策。時諸葛亮奉使在吳。將曹兵雖多不足爲慮各點。開陳明白。周瑜之見亦同。而孫劉之交成。曹操以敗。今日之倭寇。決不及曹操之強。中國國力亦遠過於孫劉。吾人故敢將倭人勢力。及中國應付方法。開陳明白。願國人早決大計。勿逸時機。蓋此爲中國民族興亡所關。並非平常之國難可比也。大凡事業之成就。完全在信仰心。昔納爾遜率英國艦隊防禦拿破崙入寇。在突蘭斯伐爾海戰之前。一參謀問曰。假定吾人戰勝。後世批評將若何。納爾遜答曰。吾人勝利。毫無疑議。不須『假定』二字。其後果歸英國勝利。納爾遜雖戰死。而其英名垂芳千古。則其信仰心堅強之所致也。我革命軍在北伐前。其信仰即『我們今年要直搗武漢會師幽燕。』故以極少數之兵力。將軍閥勢力完全擊破。不兩年而統一中國矣。今日之勢力。百倍於北伐之前。對於舉世皆敵之倭寇。亦當自信能以疾風掃落葉之勢而擊破之。本書目的在使其信仰心堅強。而達到最後之勝利也。昔美國抗英獨立。衆議未決。波特列亨利向衆演說曰。

諸君皆曰。吾人小弱。不能當勁敵。噫是何言也。若必待強盛然後與之抗。則強盛

期於何日乎。一句乎。抑一年乎。吾恐自今再遲數日。即此僅有之兵器。亦將被剝奪而無餘。英國之哨兵。已每戶屯聚矣。吾人至今尙能優柔寡斷。自誤時機。高枕安臥。空望不可恃之和年。虛待他日之強盛。以靜待敵人之桎梏加於吾頸乎。吾人所恃爲從天賜予之力。若能盡其所有。決非小弱。何勁敵之足畏。我有衆三百萬。同心戮力。共舉自由之義旗。同據權利之堅城。守其國土。彼雖有堅艦利兵。安能敵我。且吾人非僅僅以力戰也。實以正義人道與之周旋。今敵人欲侵弱暴寡。而廢正義。故吾人應秉持正義。起而與之爭。雖勢窮力竭。神明必降援軍以救吾。而况師貴有名。今僅憑暴力。必至敗亡。若我仁義之師。堂堂之陣。勇往直前。必能克敵而無疑。吾人困於進退維谷之勢。偷安苟且。欲戰不前。欲退不服。旣已稍失時機。倘再蹉跎。退而不戰。則舍甘爲牛馬奴隸之外無他也。今敵人多年練就。欲加於吾人項頸之鐵鎖。憂憂之聲。已聞於波斯頓之原野矣。勢迫如此。雖欲不戰。豈可得乎。故吾人當求速戰。當求速戰。(下略)

吾人只將英人改爲倭人。波斯頓改爲滿洲。覺其字字皆能應用於今日之局勢。故借其言以殿吾序。

著者識 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征倭論目次

第一章 倭人歷史上大陸侵略政策

第二章 此次倭禍之由來

第一節 倭軍閥之反動

第二節 中國統一將成將使倭人喪失侵略之機會

第三節 吉會路與清津港爲倭侵略政策所必需

第四節 爲獨占東三省不許中國自有鐵路

第五節 佔領陰謀之醞釀

第三章 倭人使滿蒙獨立之陰謀

第一節 陰謀之歷史

第二節 此次獨立陰謀之進行

征倭論 目錄

征倭論 目錄

第三節 獨立陰謀與上海申報

第四章 倭人絕對不能戰勝之原因

第一節 由外交上言之

第二節 由財政上言之

第三節 由物資上言之

第四節 由國民生計上言之

第五節 由國民思想上言之

第六節 倭軍官之腐敗與兵士心理之變遷

第七節 倭軍閥完全投機的行為

第五章 征倭之必要

第一節 中倭不兩立

第二節 收回國權與征倭

第六章 征倭之戰略

第一節 剷除恐外與苟安心理

第二節 放棄海岸線

第三節 持久戰與乘隙搗虛

第四節 征倭須如北美殖民地抗英

第五節 征倭須如俄人抗拿破崙

第六節 征倭須如博亞人抗希

第七節 征倭須如土耳其抗希

第八節 征倭須如曾國藩平洪楊

第七章 美俄與征倭

第一節 美倭之關係

第二節 俄倭之關係

征倭論 目錄

第八章 征倭與對內

第一節 舉國一致之可能

第二節 災民救濟問題

第九章 倭寇平

第一節 近世弱者獲勝之公例

第二節 近世不容兩國獨戰

第三節 近世戰爭爲打倒帝王之工具

第四節 結論

附錄一 何謂滿蒙既得權利

附錄二 倭人侵略南滿鐵路用地行政權警察權問題

附錄三 諸友邦勿爲日本宣傳所矇蔽

附錄四 駁大阪每日新聞之對美宣傳

附錄五 陳友仁賣國祕密大暴露

附錄六 中國之統一與德國之統一

附錄七 十一月十六日後中國應取之態度

附錄八 日軍敗退

附錄九 不要讓馬將軍專美

附錄十 日軍又向俄國挑釁矣

附錄十一 申報又爲日本辯護矣

附錄十二 日本推倒中國政府之陰謀

附錄十三 天津倭軍暴動

征倭論目錄

六

附錄十四 爲倭軍在津指揮暴動告辛丑條約諸國

附錄十五 王正廷用人政策之流毒

附錄十六 倭人併吞中國計畫書

附錄十七 質問上海申報

征倭論

龔德柏著

第一章 倭人歷史上之大陸侵略政策

倭人自昔受中國文化之薰陶。始得脫於野蠻之境。故倭人從來即為中國文化上之附庸。自居為東夷或倭夷。而待中國為天朝。明神宗時。有所謂豐臣秀吉者。專制倭政。懷抱侵略大陸之野望。率軍入寇朝鮮。明朝遣兵禦之。秀吉不能得志。然仍不肯退兵。及秀吉死。倭軍始退。此為倭人侵略大陸政策之始祖。繼秀吉者為德川氏。德川氏鑒於秀吉之失敗。遂改取鎖國主義。行之三百年。迄明治維新。（西歷一八六七年）而形勢變。當時維新諸元勳。受明朝宗室朱舜水先生尊王攘夷學說之薰陶。及泰西各國侵蠻主義之影響。遂養成軍國主義之思想。維新以來。一面改革政治。一面擴張軍隊。知當時清廷之腐敗無爲。即有所謂征韓論發生。主之者為薩閥西鄉隆盛一派。惟當時羽翼未

豐。倭廷多數未敢贊成。西鄉隆盛等因主張失敗。憤爲下野。其後竟稱兵謀叛。所謂西南之役是也。又經二十年後。至明治二十七年。倭人因政治已上軌道。軍備亦漸充實。而清廷因牝雞司晨。腐敗較前尤甚。遂決心向清廷挑戰。（參照拙譯當時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著蹇蹇錄。現改名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商務出版。）強迫清廷許朝鮮獨立。並割台灣及遼東半島與倭。倭人以爲侵略大陸已獲鞏固之根據地。從此直搗幽燕。取清廷而併吞中國。不過時日問題。故舉國上下。歡喜若狂。不料青天霹靂。俄人以其有礙俄之遠東政策。聯合德法。出而干涉。終迫使倭人吐出遼東半島。於是倭人視爲奇辱大恥。生聚教訓者十年。終敗強俄於東三省之野。東三省南部盡入倭人掌握。由俄人手中讓得旅順大連之租借權。及長春迄大連之鐵路經營權。即現在所謂南滿鐵路是也。並強迫清廷讓與鑲山森林種種權利。其後又要求修築安奉鐵路。清廷不許。倭人竟自由修築。清廷亦無如之何。從此以後。積極經營。以國內第一野心家後藤新平爲南滿鐵路總裁。樹立每年移民五十萬人於東三省之計畫。二十年後。可達千萬。一旦有所舉動。以倭人

駐東三省之軍隊及鐵路守備隊爲基本。可以編成二十萬人之軍隊。則東三省名實皆爲倭人所有。中國對於旅大租借地及南滿鐵路。不能依條約而收回矣。無如倭人安居故土。不願移住東三省。致移民計畫完全失敗。遂影響其久假不歸之政策。其後乘歐洲戰爭。列國無暇東顧之機。竟以最後通牒。強迫中國承認所謂二十一條。除獲得種種特別權利外。並將旅順大連租借期。(原約二十五年)南滿鐵路經營期。(原約三十六年)均延長爲九十九年。而倭人自由修築之安奉路經營期。亦延長爲九十九年。其久假不歸之意。已明若觀火。從此銳意經營。並修築支路。如四洮(四平街至洮南)路。洮昂(昂昂溪)路。鄭通(鄭家屯至通遼即白音打拉)路。皆借倭款而修者。瀋海(瀋陽至海龍)路則因洮昂路借倭款。而許中國自修者。此數路者。皆爲南滿路之營養線。其所運內地貨物。皆須再經南滿路而出海。致南滿路之營業。發達異常。只鐵路運費一項。每年竟達一萬二千萬元以上。合其他鑛山諸種收入。每年達二萬四千萬元之鉅。故南滿路不特爲倭人侵略大陸之大動脈。且爲其寶庫。倭人之得意可想而知。不料因張作霖被倭人炸

死。而東三省統一於中央。因打通路成。及金貴銀賤。而南滿路收入大行減少。遂使倭人感覺其侵略政策之危機。而有今日大冒險之舉也。

第二章 此次倭禍之由來

第一節 倭軍閥之反動

倭人自古即爲軍閥專政之國。在明治維新以前。政出將軍。將軍即軍閥也。維新事業。成於薩長土肥四大藩主。亦軍閥也。名雖歸政天皇。而四藩仍無形中專制朝政。其勢力最大者。首推薩藩。長藩次之。土肥二藩又次之。及征韓論（即侵朝鮮向中國進攻之政策）失敗。薩藩退出政府。繼之以叛亂。而長藩遂爲政界之最大勢力。即今日軍閥之所由來也。在內閣制創始以前。長州軍閥之勢力。固足左右政府。及內閣制成立。軍閥除藉其官制上賦予之權利。壓迫內閣。聽其指揮外。（即陸海大臣須陸海軍中將大將方得充任。若內閣不服從陸海軍大臣之指揮。陸海軍大臣可以辭職相恐嚇。內閣爲維持